

歧視婦女法律及其原因之應道

(以我國民法親屬編夫妻財產制之規定為例)

◆ 陳 惠 馨 ◆

一、前言

有關討論我國婦女在法律上地位之文章，我們常可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一般而言，在實際生活中影響婦女地位最深切的有關法律，不外是民法親屬編中，夫妻冠性的規定（民法一千條），夫妻住所（一千零二條），夫妻財產制之規定（民法一〇四—一〇四〇條），有關離婚之規定（一〇五〇、一〇五二條），離婚後有關於子女監護權的規定，離婚後贍養費的取得（民法一〇五四、一〇五六、一〇五七條）等等有關婦女身為人妻、人母在婚姻關係的地位，以及其他法律規定中對於婦女工作保障的有關規定。

以上提到的種種法律規定，在生活中往往相互呼應，影響著婦女的權益。由於我國法律中關係夫妻間的身分關係（即有關夫妻姓氏、住所之規定）、財產關係之規定對於婦女有明顯不公平、保障不週全之處，使得一般婦女在進入婚姻生活時，便由於法律規定而處在一個必須放棄自主獨立地位，放棄某些基本權利的狀態。

婦女在進入婚姻，育有子女後，由於生理因素傳統觀念、社會文化觀念的影響，往往放棄其獨立謀生之職業，而在家中從事家務工作，育兒工作，如果法律不對家務工作，育兒工作給予某種程度的金錢評價，使得婦女在婚姻中有取得財產權之可能，那麼婦女在婚姻中不論是在經濟上、精神上都會逐漸依賴其配偶，成為一個無法獨立自主的個體。因此一個已婚的婦女，一旦婚姻破裂，因而離婚之

後，除非法律規定對其贍養費之取得有所保障，使他能有過渡時期，重新投入職業生活，再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地位，否則他將無法重新投入社會，在社會上扮演一個獨立自立的個人。但是縱使贍養費的制度合理，但婦女若在參與職業生活的過程中，無法獲得一個公平合理的就業機會在待遇及升遷上無一公平的制度，那麼婦女仍免不了其受歧視、受壓迫的處境。

這些有關婦女地位之法律規定，其本身錯綜複雜，相互糾纏不清。一方面要牽涉法律的複雜技術問題如法律的適用、法條解釋，另一方面由於法律規定之外，社會、傳統的倫理觀念、道德因素、文化因素等亦有形無形地影響婦女實質的地位。因此如何能修改法律、適用法律，使法律規定，既符合男女平等之原則又保障婦女之權益，是現代社會生活中保障婦女權益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將嘗試從法學者的觀點，以一個與婦女息息相關的法律問題為中心（即夫妻財產制）來探討民法中關係法律規定之妥當性，希望藉此說明目前我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及其可能之因應之道。

二、民法中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

1. 什麼是夫妻財產制：本來法律規定每個人都保有其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他可以依個人的意思自由地加以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的干涉（民法七六五條），然而世界各國因鑑於婚姻使得夫妻間發生同居、貞操、扶養義務、日常家務

代理等親密關係，故夫妻間不僅在精神上結為一體，在經濟上亦發生密切的關係，往往無法作到明確劃分你、我財產的地步。因此為了保護夫妻中任一方的弱者，維護可能與夫妻發生交易的第三者的利益，因此乃在法律上明文規定夫妻間財產的關係。

2. 我國民法親屬編中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

我國民法親屬編中規定夫妻財產制有法定夫妻財產制及約定夫妻財產制。夫妻間如果不以契約訂定夫妻財產制，那麼他們之間的財產關係則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所謂聯合財產制）。我國自民國五十五年司法行政部（法務部）公布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以來，根據統計，五十六年到六十三年間全國各地方法院登記夫妻財產制契約的夫妻約有七〇九對（註一）。而六十七年到七十六年間約有九千二百件（註二）。而依內政部七十六年印行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人口統計記載至民國七十五年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約共有四百十萬對夫妻。由此統計數目看，目前在中華民國的夫妻中不到百分之零點二的夫妻到法院登記訂定有夫妻財產制契約。（在此必須說明夫妻財產制契約的訂立必須以書面為之。雖不一定要經登記，但依法律規定，不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因此可以說大部分中華民國的夫妻間財產關係都適用所謂通常法定財產制，即所謂聯合財產制。

3. 我國有關通常法定財產制之有關規定——主要關於財產之所有權、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之規定

A、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以前之規定：

(a) 有關夫妻財產所有權之規定：舊民法一〇一六、一〇一七條規定：

第一千零十六條規定：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為其聯合財產。但依第一千零一十三條規定，妻之特有財產不在其內。」

第一千零十七條規定：聯合財產中，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為妻之原有財產，保有其所有權。

聯合財產中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分，為夫所有。

由妻之原有財產所生之孳息，其所有權歸屬於夫。

從上面兩個條文規定我們可以看出，依舊民法規定婦女一旦進入婚姻生活，而未特別與其夫約定夫妻財產制契約。那麼她在整個夫妻關係存續中所能擁有的財產是「特有財產及原有財產」。而法律明文規定所謂特有財產是：

一、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

二、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

三、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

四、妻因勞力所得之報酬。（舊民法一〇一三條）

而所謂妻之原有財產則是：

一、妻在結婚時所有之財產（譬如結婚前個人積蓄、嫁粧）。

二、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

財產（譬如贈與）。

至於男性配偶（即夫）則取得在婚姻關係中他所獲取之財產的所有權。而由於舊民法未規定夫妻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應對妻之管家育兒予以財產上之補償，故在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前當夫妻間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作妻子的只能取得他的原有財產及特有財產（註三）。

從法律規定的表面文字看，這個規定似乎還算合理，妻子因為勞力所賺得的財產是他個人的特有財產，他可以保有他的所有權、管理權和使用收益權。而夫在婚姻中賺取的財產屬於他個人所有。但是仔細想想，夫妻在結婚，共組小家庭之後，自然有共同的家務工作，另外當下一代的幼兒出生了，也需要有人照顧新生兒。而在目前我國的社會狀態下，妻（婦女）往往是那個放棄職業工作，在家照顧嬰兒管理家務之人。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下，夫在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獲得的財產如果全部歸他一人所有，不啻抹煞了妻子管家育兒的功勞。使婦女一人單獨負擔婚姻上的負擔，而夫（男性配偶）較能獨享婚姻中的實益。

(b) 有關夫妻財產管理權、使用收益、處分權的規定。

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以前的夫妻財產制規定不僅抹煞妻子育兒管家的功勞，另外也剝奪了婦女（妻）對自己原有財產的管理、使用、收益權，夫在管理必要時，甚至可以不經過妻子的同意處分其原有財產：（妻子的特有財產依規定民法一〇一五條她保有所有權、使用、收益及管理權）

第一千零十八條 聯合財產由夫管理，其管理費用由夫負擔。

第一千零十九條 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

第一千零二十條 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為處分時，應得妻之同意。但為管理上必要之處分，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之欠缺，不得對抗第三人，但第三人已知，或可得而知其欠缺，或依情形可認為該財產屬於妻者，不在此限。

這樣的規定事實上深受中國傳統觀念中「妻以夫為天」之思想及將妻子視為無行為能力、無財產能力觀念之影響，使得妻子獨立自主的人格及權利受到損害，依此規定，只要夫認為在管理妻之財產有必要時，便可以以不經過妻子的同意加以處分。妻縱使有更多財產在此規定下均可化為烏有。由此規定則憲法第十五條所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顯然不適用於妻（婦女）。因此舊民法一〇一八、一〇一九、一〇二〇條之規定實有違憲之嫌。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民法親屬編既然已經在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有所修改，為何我們今日還要來看舊民法規定。由於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關於親屬之事件……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採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因此夫妻間若其財產之取得在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以前者，其所有權關係仍適用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以前之民法親屬編。至於有關夫妻聯合財產之管

理、使用、收益及處分雖適用新法，但我們下面將比較新舊法間的改變。

B、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以後之規定：

(a) 有關夫妻財產之財產所有權的規定：

民法第一〇一六條規定：「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為其聯合財產。但特有財產，不在其內。」第一〇一七條規定：「聯合財產中，夫或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為夫或妻之原有財產，各保有其所有權。聯合財產中，不能證明為夫或妻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之原有財產。」而新民法第一〇三一一條規定所謂特有財產乃1.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2.夫或妻職業上必須之物。3.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

新規定的夫妻法定財產制中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只是依新法規定①夫或妻之特有財產均不屬於聯合財產。舊法中只有妻之特有財產不屬於聯合財產，而特有財產之範圍也有改變。②依新法規定夫或妻之原有財產為夫或妻在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的原有財產不再限於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事實上仔細分析新法、舊法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分別。不同之處只有①夫對妻之原有財產所生的孳息再也不能取得所有權。②聯合財產中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之原有財產（此大部分發生在動產上）。③妻因勞力所得之報酬不再是其特有財產。不過在實務上目前在七

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以妻之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即為妻所有，不再如舊法規定若非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則為夫所有。

(b) 有關夫妻財產管理、使用、收益、處分權之規定：

新法第一〇一八條規定：「聯合財產，由夫管理，但約定由妻管理時，從其約定，其管理費用由有管理權之一方負責。聯合財產由妻管理時，第一千零十九條至一千零三十條關於夫權利義務之規定，適用於妻，關於妻權利義務之規定，適用於夫。」「第一千零十九條：「夫對妻之原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但收取之孳息，於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聯合財產管理費用後，如有剩餘，其所有權仍歸屬於妻。」「第一千零二十條：「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為處分時，應得妻之同意，但為管理所必要之處分不在此限。前項同意之欠缺，不得對抗第三人，但第三人已知或可得而知其欠缺，或依情形，可認為該財產屬於妻者，不在此限。」

從新法之規定可以看出法律規定原則上仍然由夫來管理夫妻間的聯合財產，夫對妻的原有財產仍有使用收益、管理之權。為管理必要時，可以不經妻之同意來處分妻的原有財產。固然一〇一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但約定由妻管理者，從其約定」，而且若妻來管理聯合財產時，妻對夫的財產也可以有使用、收益之權，管理之必要時亦可以不經夫之同意，而處分其原有財產。從法律文字看來這樣似乎也合理。但仔細想想在實際生活裏，妻究竟有多少的可能透過跟夫的約定取得對聯合財產的管

理權，而且有多少夫妻中夫願意將自己之原有財產交出由妻管理。另外由於有關聯合財產管理之約定也與一般夫妻財產制契約之約定一般，必須以書面爲之，且若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因此可以斷定的是自民法親屬編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改以來，約定夫妻間之聯合財產由妻管理之案子寥寥可數！依司法院公報記載之臺灣各地方法院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事件彙報表看，大部分夫妻財產制之契約登記事件均爲夫妻約定以分別財產制爲夫妻財產制之登記）。

C、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後的物別之規定

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改的民法親屬編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與舊的規定與舊的規定最大的不同乃在於民法第一〇三〇條之一之規定。

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減其分配額。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有了民法一〇三〇條之一之規定，使得婦女（妻）在結婚後，因生兒育女而放棄職業，專職管家育兒工作者，在聯合財產關係消滅後，能得到某種

程度上財產的補償，故可以說較爲進步之修正。但是婦女身爲人妻，除非她能取得對聯合財產上之管理權，否則依現行民法規定，夫若將其所有之財產移轉或贈與他人，妻毫無防止之可能，因此在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不僅沒有可能分配到夫剩餘之財產，可能反而要將其辛苦賺來的原有財產之淨益分配與夫。而反觀夫因其基於法律規定原則上取得對妻財產上之管理、使用、收益、處分權，故妻根本上沒有什麼可能偷偷移轉財產，侵害到夫的分配請求權。由此看來，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的新的夫妻財產制在事實的運用上仍然違反憲法上男女平等之原則。他自文字表面所承諾與婦女的財產權保護仍是一個空洞的條文規定罷了。

三、現實生活中碰到的有關夫妻財產的法律問題

1. 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若夫妻間未有約定夫妻財產制之契約，那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前，以妻之名義登記之財產究竟爲夫所有或妻所有？

我們如果看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前的法律，可以發現法律明文並未提到「夫妻結婚後，以妻名義登記之財產，是先生所有之財產。」舊民法一千零十七條第三項中只規定「聯合財產中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分爲夫所有。」而本條第一項規定「聯合財產中，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爲妻之原有財產，保有其所有權。」，另外依一千零十六條中規定：妻之特有財產不在聯合財產中內。

因此從舊民法之規定，我們可以知道，夫妻結婚後，在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前，登記妻名義所買之財產不一定是先生的財產，他可能是妻子之特有財產或妻子的原有財產。

2. 既然在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前，以太太名義登記之財產不一定是先生之財產，他可能是妻子的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那麼我們不妨再探討一下，究竟以妻子名義登記之財產可能爲妻子所有嗎？

a、首先我們要探討這財產可能是妻子的特有財產嗎？

依照舊民法一千零十三條規定，妻因勞力所得之報酬爲其特有財產。那麼如果妻在結婚後曾經出外工作賺取薪資，儲蓄購買財產，那麼她便可證明此財產，係她的特有財產。（最高法院在六十九年一判決中支持此一見解）（註四）。

如果這位妻子在結婚後，並未外出工作，賺取薪資，而是在家裏作一純粹家庭主婦，主持家務，養育子女，甚至照顧公婆或輔助丈夫的事業或作家庭副業，那麼縱使買房子的價款是先生出錢的是否我們仍可認爲這幢房子也是她因勞力所得之報酬，也是她的特有財產呢？

b、另外我們也要探討，究竟此一登記妻之名義之財產是否爲妻子之原有財產？

民法一千零十七條規定得很清楚，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也是妻之原有財產。由此規定看來，這幢房子可能是妻子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所謂無償取得之財產最常見的是贈與。在此我們要提出一個觀

點，那就是法律並未規定妻子的無償取得（贈與）

必須是從某些特定人那兒取得的。因此夫當然也可能贈與妻子財產，而此一財產縱使不是妻子的特有財產，但是如果當初先生買財產時，將此財產登記給妻子，那麼依物權變動公示原則及土地法三十七條、四十三條之規定（「土地登記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三十七條），「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四十三條），「自可以認為這財產是妻子所有。最高法院在前述之判決中也提到「縱謂購買房屋時，其中部分價金非以被上訴人的所得報酬而支付，屬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由其夫贈與而為無償取得，……是繫爭之不動產（土地及房屋）為被上訴人（妻）之原有財產無疑（註五）。

不僅為最高法院在六十九年臺上字三九三號判決中肯定該房子是妻子的原有財產，另外我國司法院在院字第四二六號解釋中甚至明白解釋「（一）夫之財產既經贈與其妻。自應認為妻之特有財產」。由上面之分析看來在本案中那幢登記為妻子名義的房子，從法律的適用、法條的解釋上看都可以是妻子的「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這樣一來，如果夫在夫妻情感不睦時、或離婚之際或夫之債權人主張登記妻子名義之財產是丈夫所有，非妻子所有，那麼他們必須舉出證據來。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依法規定，在婚姻關係存續中，登記為妻名義之不動產，很可能是妻之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那麼為何一般民間常聽到「婚姻關係存續中登記為妻之財產，仍為夫之所有」這個問題要回溯到最高法院在民國六

十三年臺上字五二二號的二個判決，在五二二判決中，提到「繫爭房屋雖登記為被上訴人之妻所有，但依民法一〇一六條及一〇一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其所有權應屬於被上訴人，……。」

另外在六十九年臺上字第八七八號判決中提到「繫爭一、三層樓房係上訴人以其夫×××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買得，以及彼此未為夫妻財產制之約定及登記，均據上訴人陳明在卷，上訴人既無任何證據證明繫爭房屋為彼之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縱令買受當時，以其名義登記，其所有權仍屬夫×××所有。」

這兩個很明顯有問題的判決及其他類似判決，雖為大部分親屬法學者。在其專論中加以批評（註六），但是一般民間及法院部分判決，仍採取這種斷章取義的論點或法律解釋。究竟問題癥結點何在？似乎已經不再是單純法律規定或法律技術所能解決，問題似乎還牽涉到我們傳統觀念、民間習俗中，以保護男性利益為主之思想。

四、如何因應之道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目前我國在立法、司法上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及其適用，很明顯有對婦女不公平之處。面對這樣的現象，究竟如何因應。本文希望在此提出一些可能解決之道，以供大家參考，並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大家一同思考、討論。

首先要將因應之道分三個不同領域來探討：

1. 立法上的因應之道：修改法律

對於一個明顯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律規定，司法者或一般民眾除了要求修改法律外，似乎別無更佳途徑，因此對於現行民法一千零八條至一千零二十條所規定。聯合財產原則上由夫管理，夫有使用收益權，並於管理所必要時，得不經妻之同意為處分等明顯不合理、不公平之規定，我們希望能透過修改法律途徑加以解決。

首先我們希望立法者貫徹新法一千零一六、一千零一十七條中夫妻各保有原有財產之精神，使得夫或妻各自管理、使得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其各自之財產，但為了避免夫妻中任何一人因自行處分其所有之財產而影響將來當夫妻間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使得任一方請求分配財產的權益受損，不妨如德國立法例般，規定：「夫妻之一方須經他方之允許始得就其全部財產，負擔處分之義務（譬如無償贈與）。夫妻之一方未經他方之同意而負擔此項義務時，須經他方之允許，始得履行其義務。」另外為了避免配偶之一方（夫或妻）濫用其同意權，亦可以規定「配偶之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同意，或因疾病或不在而無從表示同意者，法院得因他方之聲請，代為同意之表示。」（德民法一三六九條二項）。以上之建議，僅筆者個人之觀點，將來若真有修改法律之可能，最好能集思廣益，讓對此有專精之親屬學者，實務工作者及各民間團體共同討論，修訂。

2. 司法上的因應之道

由於修改法律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另外法律的修改須由立法機關來做，民法親屬編於民國七十

四年六月三日才修改，因此除非來自一般民眾的強烈要求。否則短期內修法工作似乎不會展開。在修法前，婦女（已婚婦女）因夫妻財產制規定之不公平，將一直深受其害，故為了衡平此一不利益，司法機關（執法者）在解釋法律條文，適用法規時，自可以男女平等原則為最高標準，而做出對婦女較為有利之判決。譬如在上面案子中對於在婚姻關係存續中，登記為妻之名義之財產，儘量解釋為妻之「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在此要說明我國舊民法中有關聯合財產制之規定係參考瑞士之立法例，而瑞士聯邦法院早就在判例中明白表示，「於聯合財產制之下，夫在婚姻存續中所取得之不動產，即使無贈與之意思，而以妻之名義登記時，妻原則上取得該不動產之所有權，祇是將來財產劃分時，夫妻在內部發生盈餘之清算關係而已」。（此在一九六八年瑞士民法學者書中即有記載，參考戴東雄書一四六頁）。我國新民法一〇三〇條之一目前既亦有夫妻間聯合財產關係消滅剩餘財產之分配請求權之規定，則若司法者作如瑞士聯邦法院之判決，應無對夫特別不公平之處，如此一來不僅可以貫徹男女平等之原則而且可以兼顧不動產登記之公信力。當然有部分法界人士不免擔心，如此一來恐怕夫妻雙方會聯合起來詐騙夫之債權人，而事實上前面所提到最高法院六十二年臺上字五二二號判決及其他類似判決，裁判者均是基於保護夫的債權人的考量上而作如此之決定。但是從最高法院六十二年臺上字第五二二號判決要旨中，我們未看到裁判者對夫妻是否有詐騙債權人一事加以說明（譬如是否買

房子在先，欠債在後），僅以「繫爭房屋雖登記為被上訴人之妻所有，但依民法第一千零十六條及一千零十七條之規定，其所有權屬於被上訴人（夫）」等抽象之文字來認定該登記為妻名義之房屋為夫所有。而造成後來部分判決及民間的錯誤看法，不僅影響大部分為人妻之婦女之權益且未足保障妻之債權人，更讓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地政事務的土地登記公信力喪失信心。這種後果恐怕是當時裁判者所未預料的。

因此我們在此呼籲所有執法者在面對有關夫妻財產制的判決時，能以男女平等之原則為其衡量之標準，對於個別具體案件，作出較公平之判決。

3. 社會大眾及個人之因應之道

a、社會觀念的改變

不能否認我們中國傳統的社會觀念中確實存在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現象。而這種舊社會中重男輕女的觀念，在不知不覺中仍舊影響著社會大眾的行為標準。而法律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環，固然可以以一個前瞻性的觀點（如男女平等之原則）透過條文的規定來達到改變社會觀念、習慣的目的。但是其影響畢竟非全面性的，因此若我們僅在法律的規定上揭示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在教育上、家庭內傳播媒體上或其他社會制度中不能作到男女平等觀念的傳播，那麼一切法律形式或實質上的男女平等規定，都將在法律被應用之時，透過執法者，守法者傳統保守觀念的影響而失去其意義，在此我舉一例說明之，例如我國早在民國十五年即透過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保障婦女之繼承權，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有多

少父母在其生前即在重男輕女觀念影響下，將其大量財產登記為男性子孫名義（當然有學者認為這非贈與而係信託關係，財產仍屬父母所有），使得女性子孫繼承財產的可能大量減少。類似女子繼承權的例子，我們在生活中處處可見。因此如果我們整個社會的觀念不慢慢有所改變，那麼法律所能保障婦女之權益以達實質男女間的平等，仍是有限的。而社會觀念之改變也不是法律學者、法律實務工作者單獨作到的，他必須透過我們社會中的每個個人自覺的努力才能達到。

b、婦女（妻）個人的自覺——

縱使我們國家法律的規定，司法者的態度及社會觀念都能對夫妻財產制之制度趨於男女平等之原則，但是如果婦女身為人妻不知保障自己的權益，則基於民事訴訟上不告不理之原則，任何他人無從代該婦女本身爭取實質的權益。因此對於我國已現行之狀況，筆者建議國內之婦女都能自覺地、主動地去了解法律中有關其自身權益之規定。而在具體狀況出現時，則不妨利用現有之法律服務組織，或法律專業人才如律師等詢問有關自身之法律上權利義務及因應之道（註七）。筆者在西德留學期間，對於德國婦女主動了解其自身法律上之權利義務之態度，有深刻之印象（註八）。

而在此亦建議婦女中擁有其個人原有財產之為人妻者，若夫對其原有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且又不願意依民法一〇一八條但書之規定約定由妻管理聯合財產時，則不妨依民法一千零十條之規定請求法院宣告夫妻之財產制為分別財產制。但是筆者在

此亦要聲明分別財產制並非對所有之夫妻均適合。當妻為家庭主婦且無自己之原有財產時那麼夫妻之財產制為分別財產制時，不僅未能保護妻之權益；且將使妻在夫妻間之分別財產關係消滅時（如離婚或夫妻中一方死亡）不能依新民法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請求雙方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其結果將使終身為家庭主婦之妻子一無所有。

以上三種因應之道，乃筆者個人之見解，至於最佳解決方法必須透過社會大眾的討論、集思廣益而求得。

五、結論

上面的敘述主要乃希望透過對於我國民法親屬編中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來說明婦女在財產上的權益固然必須有一個嚴守男女平等原則的法律規範加以保障，但若在立法技巧無法加以更精密的設計，使得真正男女平等的原則能受到保障，那麼僅靠一些表象上平等的規定，遇到實際的案子，常會因司法者不知不覺的傳統保守觀念，而使得一個表面合理公平的條文，成為一個侵害婦女或弱勢者（他亦可能是男性）的規定。而對一般民眾而言，一個正確的法律資訊觀念，或一種真正合於男女平等原則的思想觀念或許也才是保障一個真正合諧的兩性平等社會的根本辦法。至於如何才能達到一個法律上（形式的）、社會上（實質的）兩性平等，使目前婦女暫居弱勢的法律規定、社會現狀，有所改變，恐怕需要我們社會中的每個個人在各個可能的領域中，提出可能解決的方法，供大家參考。本

文所作的乃是基於一個法學者的立場，提出一個可能解決之道（也僅是針對民法中夫妻財產制的規定），至於一些超出法學所能改變的範圍（譬如觀念、習慣上的改變）。如何透過媒體、教育來促進，還須仰賴社會中每一個人的集思廣益。

〔本文作者現任政大法律系教授〕

註釋

註一：戴東雄著，「夫妻財產制之研究」，收錄於親屬法論文集，七十七年十二月，東大圖書一七六頁。

註二：司法案件分析，民國七十六年。

註三：我國民法親屬編雖在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但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故新的民法親屬編乃自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開始生效。

註四：最高法院六十九年臺上字第三九三一號判決。

註五：吳明軒，「關於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適用之研究」，法學叢刊八十三期第四十七頁。戴東雄「論聯合財產制財產所有權之歸屬」，收錄於「親屬法論文集」，前揭書，二五六頁。

註六：參考戴東雄著「論聯合財產制財產所有權之歸屬」前揭書，二四一頁；另林秀雄，「我國法定財產制之檢討」，收錄於「家族

法論集（一）——夫妻財產制之研究」，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初版，第二三五—二八〇頁。

註七：戴東雄，「民法親屬編修正後法律解釋之基本問題——聯合財產制聯合財產之組成、管理及其所有權之歸屬」，法學叢刊，第一三四期，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二頁。

註八：戴東雄，「夫妻財產制之研究」，前揭書，一四六頁。

註九：我國目前法律服務組織分為大學、民間、律師公會及法院四方面。大學法律服務組織包括有國立政治大學法律服務社、東吳大學法律問題服務中心、輔仁大學同人社法律服務股、文化大學華岡法律服務中心、中興大學法律服務社、臺灣大學法學院法律服務社及東海大學法律服務社，而民間法律服務組織有中國比較法學會臺北平民法律服務中心、中國人權協會法律服務處，臺北市民眾服務社法律服務處，臺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另外國防部亦有軍人軍管民刑事訴訟輔導制度，臺灣省政府亦有「省政信箱」法律諮詢服務。而律師公會則有臺南、高雄、臺北等之平民法律服務中心。各級法院及檢察處亦辦理「訴訟輔導」工作。

以上資料係參考王正偉著，中、美、日法律服務制度之比較研究，政大碩士論文，蘇永欽教授指導，七十五年六月，一四五—一六三頁。